召木陳忞禪師詔

皇帝敕諭朕惟善政導民期適蕩平之路仁風扇物統歸化育之中仰千聖
之徽猷邈百王之懿軌理無分於三教道豈外於一心故佛演法門立闡揚之
大旨祖標禪理示默契之真宗皆所以迴脫疑情頓開覺性惟曹溪之一脈
儼鷄足之上乘暨臨濟之三玄化象王之法乳慧雨普施於一切宗風常勝於
五燈緣衍法之獨隆斯傳衣之最衆朕撫臨寰宇心切牖民期與海内
蒼生共臻覺路必使明心而見性方能易惡而至中時覽經文間常㕘究
續圓頓交融之旨必行解相應之人聞爾禪僧道忞臨濟正傳宗門法器
戒行清峻不染六欲之塵道眼圓明能空四諦之妄風規早著鮮脱有年慣
結習之牽纏揭單傳之要渺是用特遣僧録司右闡教淨行禪僧法璽齎

教前往召爾來京敬聞玄風紆聞高論爾其洗鉢就道持錫遄征無貽深
隱之清用慰遠延之切於戲弘宣大道復淳古之休風廣度迷情躋含生
於壽域欽承朕命式責爾宗欽哉故諭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　　日

封弘覺忞禪師詔

師法號木陳弘覺者乃誥封之號

皇帝敕諭朕惟佛會拈花妙心傳於迦葉禪行面壁宗旨付與神光六葉既敷
千華競秀蔭法雲於真際火宅晨涼耀慧日於康衢重昏夜曉以至瞬目揚
眉擎拳舉指類皆合宗門之妙諦得教外之靈機誠非他學可知亦豈意生
所及眷言道行冀覯高蹤寔悟真如必先玄覺咨爾禪僧道忞嗣法天童傳
宗臨濟克證無生之旨機自圓明允通向上之關悟稱諦當朕爰稽載籍祈會
性真間覽玄文深嘉妙義故時於聽政之暇詢爾以法道之微泯名言之
不繫克隨機而得解玄關幽鍵感即能通遙源濬波酌之不竭傳一燈於
種智了萬法於真空廣量出於凡心元明踰於宿學引之於有高謝四流推
之於無偕弘六度信乎凡之可以證聖誠哉惟覺所以悟迷非同測海窺天固以

登堂入室堪主法門之席允稱禪衆之尊是用封爾為弘覺禪師錫之敕印於戲慈周萬有大身徧於十方利濟四生本覺超乎三世俾舉代咸登仁壽之域在隨方而啟般若之門其益懋爾勤修庶弘開夫正梵式承嘉命丕闡宗風欽哉故諭

順治十七年四月　日

札弘覺禪師

錫杖還山時縈遠念兹覽音問式慰朕思來偈言旋裁書附往並有款語看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圮恐年深人遠陵毀堪虞今特捐五百金重為修治雖未必足窣波之費然經朕一為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為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兹特屬

禪師其悉之

釋慧命寄戴逵書 摘録末段其前半附載三教内

貧衲識鏡難清心塵易擁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内有愧於德基外無裨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遯柳端居和伊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魄至乃夜闌山鳥仍代九成昼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户犖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嘆藤鼠易侵樹緩難靜勞想鷲頭嶺名倦思雞足山名至於林凋秋葉魯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嘆忽承來問曲見光容幽氣若蘭清音似玉觀之誠溢目致歡讀之實撫膺多愧也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懸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朓 他凋切音桃又土了切祧上声 晦而月見西方曰朓

澧南小寺書東輝禪師册　　王範 郡人天順庚辰進士前庶吉士歷湖廣布政使

真州牛喫草益州馬腹脹彼處揮刀此處頭斷師歸五臺竟不歸請問師歸也不曾五臺澧州有何分別歸去東輝與此間東輝又有何分別雨落是水火燃即燈大家都被無明迷暗惑住誰知墻壁瓦礫朝朝說法所以騎騾覓騾自昧却本來面目也東土有佛何必西方澧州現在何必五臺頗師將歸字貶向無生國裏去且看此間經喫此間飯睡此間安穩覺赤灑灑一絲不掛管取你撒手懸崖何如

東輝名璉光和尚開州人俗姓劉初為郡文學獨好內典興開府侯公英同筆硯同負時名同鄉試侯登第赴宴歸止見巾

服不知所止矣求之不得知其祝髮爲僧也後宦歷中外尋意訪
問併無蹤跡至爲江西副憲始物色得之携歸建寺居焉其妻
子來見絶不許凢達人貴客過侯公者皆樂與談禪今其塔巋
然于龍泉寺側
侯公名英侯春之子中天順庚辰進士授御史按遼劾中官四方
想望風采歷陞都察院副都
侯春侯英父中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歷浙江按察司副使有
孝行廬墓免喪猶居七年

造報僧道冊式

浙江藩憲 袁輔宸 諱一相 順天人

爲俯察輿情勅頒冊式護法安僧事據杭州府僧綱司具卒仁錢二縣寺廟僧衆等呈稱浙省數稱佛邦杭郡更云僧藪今着緊行查造卒難措手蓋因釋子形服頗同居處不一有叢林僧靜室僧應赴僧行脚僧等其在叢林者雖衆盈累百莫非秦越同堂蕭然衣鉢去住難拘其住靜室者或日籍檀那盂飯或開荒自食單丁其應赴寺院分房當丁世籍者或應赴誦經糊口或耕種田產爲生即念經一類有兵荒之餘門徒逃散無經可應而饔飧不繼者其耕種一類有納糧當差同民户者復有虛存殿址當差而揭債完官者至如十方行脚雲水僧一鉢千家孤身萬里以上各類中多老病臨危將登鬼籙若使並列僧書不將老病貧苦區分一旦 勅令請度何人代納且漏名即如漏役查出治罪可虞開名則如開花將來結菓何似

僧等與僧衆合同哀叩三教同仁裁定條例或恩准老病註冊或許當丁者載于
名下須示下司照式開造古杭為兩浙首郡兩浙係九州名省一行衆效無量恩全苦情
據杭州府道司紀其率諸山道士某某等呈稱三教統係一宗而至德要歸大道自
函關西渡釋迦亦共化身玉軸東傳宣尼因之問禮黄庭一大乘皆為練性真詮
道德五千言悉屬闡微奥義自古派蔭來茲然而吏教雖尊廣衍難追釋教分
門最弱其蜚英不及儒門所以自唐宋迄今不過此數十處勅建之宮觀合省城内
外亦未滿二百餘處為羽流者談經無别院窮年株守蒲團接衆少資糧終歲抱
安釜鉢此真方外之極貧而教門之最弱者也今奉 旨清查僧道先在奉檄遵
行但念諸山老病頗多龍鍾瀕死若使槩登道冊不為列類區分萬一 勅令
請度將來何人代納伏乞恩加憐覆曲賜矜全格外寛仁全脩有地等情奉總督

部院趙批仰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部院蔣批仰布政司會同巡杭道一併查議
報奉此遵即備移杭嚴道并行杭州府查議去後今據杭州府申覆云云杭嚴道
移覆云云前來本司備查僧綱司呈稱僧衆不同有叢林僧靜室僧應赴僧行脚
僧請將老病註于冊中或當丁者註于名下又呈送冊式開註年甲籍貫等項令
該道府縣議稱年甲籍貫自當開報而貧老病字樣似屬未便等因本司查應
赴二字以其代人誦經祈福故以應赴名之考之釋典並無此名蓋應赴僧即常
住僧也夫僧爲乞士蓋上於諸佛乞法下於十方乞食也自薄伽梵之息竹林也
身率其弟子以游食於國域聚落又制令精舍中毋得蓄釜灊事火之物而著
之爲律然一易世而迦葉阿難陀結集大衆成大藏五百六通迭察迭書無餘啓
以行乞勢不得不資阿闍世王之送供而其後三明五行之賢人王割邑户以資

之多至千户少亦不下百户蓋户割而世守焉遂爲常住而震旦中如南嶽清源潙仰諸山亦因而不改猶如結繩降而書契井田降而阡陌封建降而郡縣此亦時會所趨自然之勢也是以叢林行脚未失其初而其常住也是佛教之一變也自常住而後於是身披袈裟手翻貝葉而納賦稅充里役與齊民無異矣此圜僧等欵將見納丁充役者附註名下也今擬呈送冊式開列年若干歲某府某縣人投某府某縣某寺出家分撕常住掛搭字樣似屬可行又請註貧老病字樣但既註年歲則老幼甚明矣至於僧家所有一衣一鉢何人不貧雖有常住田產孰肯自稱爲富若概註一貧字殊不雅觀至於病者無幾若非殘疾難以註冊處如該道府縣所議不便註冊其年甲籍貫雖當開造但部文內並無年甲籍貫字樣若本司執定盡一開造恐於　功令之外增設名色起人疑懼之心似

應聽從其願或止報一花名或開年甲籍貫或註叢林靜室常住行脚字
樣本司悉據原册送部雖各屬之册未必畫一但册式未奉部頒亦無遵例之從
伏候憲裁批示以便通行遵照至於道院無多羽流亦少亦當聽其自造不必拘定册
式至於各呈情詞皆有惟恐納牒之舉是以鰓鰓過慮本司伏思我 朝功令大略
鑒於故明查洪武二十六年令各司每三年考試能通經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給度
牒又宣德元年以僧道請給度牒甚多諭禮部會同翰林院禮科考試能通
經典者方准給與則是度牒原不輕給今造册報部之後必不盡令納牒以益
太倉之粟也而各僧道亦不必皇皇然懷杞人之憂第今奏文已久 欽限將逾
伏乞憲臺嚴加批飭各屬星速造報以便彙齊達部毋許遺漏致干 功令並
取該府縣不致虛妄必開印結以憑送部並祈憲檄嚴督各道各府縣客

行查訪如僧道官弁經承衙役敢有需索分文立行拿觧憲轅置之重典則緇

羽二流不致驚疑而

欽件得以速竣矣

曇花記自序

屠隆緯真別號一衲道人

余四十奉道五十四始長齋持梵行念罷官歸生平壯心不小展則手取如來前楊枝水洒之又念身為世間殘棄物無當馬渤牛溲於世界無毛髮益學道不成未能自度度人祭所以小益世界者不可得士大夫往往從余索為傳奇余謝不為嘲風弄月鼓吹人代導慾增悲業有宿火余李何加礮間居想仙佛大道如日中天人不信善惡因果報應亦如日中天人又不信出自金口散在諸書人不覽之亦流雲過眼飄風過耳爾世有高人生而譚是事非衆人所好則却不往也理與詞文則聽不解也非其所好則機不入也譚不益余偶見唐西來事乃采擿而稍緣飾之為一傳奇私庶小有益世界將在斯乎或曰此戲也子五十四長齋修梵而戲耶戲人何益祇損耳余曰否此余佛事也以戲為佛事可乎曰世間萬緣皆假戲又假中

之假也從假中之假而悟諸緣皆假則戲有益無損認假中假為真而戀之尊而
悲之增則又損且予不知閻浮世界一大戲場也世人之生老病死一戲場中之離合
悲歡也如來豈能捨此戲場而度人作佛事乎世人好歌舞余隨順其欲而潛導
之徹其所謂尊戀增悲者而易以僊佛善惡因果報應之說援趙幟插漢幟
衆人不知也投其所好則衆所必往也以傳奇語闡佛理理與詞顯則聽者解也
導以所好則機易入也往而解解而入入而省改千百人中有一人焉功也千百人中必不止
一人也曰如褻聖賢何曰非褻也聖賢像率土木為之人以聖賢視土木則土木亦聖賢也
登場者豈無當土木耶人以聖賢視登場者則登場者亦聖賢也必也毛髮無信心而直
以戲視之則褻矣且褻聖賢非余始也如來大士上帝高真見傳奇者多矣余褻與
諸家同而語稍入人與諸家異此而不入余又奈之何余與諸君約登場者與觀場者

並齋戒為之則功無量也登場者齋則登場者功也不及齋戒而有信心則亦功也不
齋戒又無信心而直以戲視之則罪也亦余罪也雖然此世界何嘗乏大乘之器必有
場未畢而拍手大悟不離場而跏趺脫化者矣

西來木清叅字也

書紳集序 摘後段

李太史諱中白

山陽徐越御史

病中靜觀萬業成空一身是假因是涉獵玄門頗悟宗旨其實四書五經人能以讀內典
之肺腸理會讀之生受死歸頓晤何書而兩氏之學終屬一邊其進進以所得意
發為蛙吟又隨其感觸拈筆成語或流覽諸法言手書數則頗以提撕旦晚庶幾
不大戾潮兼可諷諭子姪親知仰回天心俯解世網無如心長才短學窘受寬
望古還集如入寶山不知拾取之何從也得吾上黨李太史夫子繪先所著書紳集

厚不盈寸而本末條貫身世弘通包括天人根極性命發明聖書賢傳之至微贊
勷弼教明刑所未逮有能一二體認純乎其純不難日躋高明而奉持少懈片語
相違未免歉然名教觀其弁言述太夫子之訓德甚盛矣而不敢專即天
下萬世耳目茲集洵暮鼓而晨鐘矣而興言警世謙讓未遑是何必親遊吾夫子
氣宇者乃坐春風而挹太和哉 其緣是將所輯者敬付丙丁蓋以日月之下爝火無光真
有所謂難為水難為言者非僅廢布鼓于雷門斧鄧林之一木也嗟乎先君子歸空之際書三
字以示 越 曰做好官十數年來用鏤心版不敢刻忘乃猶然苟且依違不克副先君子遺訓至今髮漸齒中衰
追悔前數十年讀書為人服官之狀而向後歲月若挑燈續膏者然知尚能餘幾何其言行心思再不獲確
然自振則 越 之所以報天地萬物者固如是而已乎如彼蒼不重擯我我得以日省堂書紳一集同先君子遺
訓三字拳拳服膺詎謂成我者與生我者有以異耶爰命子 覺 書而授諸梓 上半錄入警省類內

玄真

道士　大霄琅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為事故曰道士○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列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黄瓊籛鏗之倫也

鍊師　唐六典云道士修行有二事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者謂之鍊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籙大齋其二曰黄籙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埋沙大抵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

黄冠師　韓昌黎送張道士序有詩云詣闕三上書臣非黄冠師○唐李播任晴弃官為道士號黄冠子○紫荷巾熊影項冠芙蓉七曜晨纓遠遊俱道冠名

羽客　廬山記云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亦曰玄流真侶

華陽隱君　陶弘景曰我心如懸鏡觸物不遺好行陰德拯濟窮困自號華陽隱君

紫衣　唐代宗時李泌乞為道士賜紫衣○雲裳星劍霞衣羽衣俱道家衣也

三清　玉清清微天宮也元始天尊居之上清禹餘天宮也玉宸道君居之太清大赤天宮也混元老君居之即道德天尊

元始天尊　隋書云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刧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授以秘道謂之開刧度人

太上老君　老子內傳云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懷之七十二年于陳國渦水樹下剖左腋而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白首故號老子耳有三漏又號老聃○魏書釋老志云道家之源出於老君先天地以資

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隨物感應厥跡無常

丹丘　楚辭云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丹丘海外神山晝夜常明

玉局　玉局在成都南漢桓帝永壽元年老子乘白鹿天師張道陵乘白鶴至此有玉局床自地而出老子升座為天師說南北斗經去而床隱于地故以名觀

三神山　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金簡琅書　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太霄琅書曰太霄琅書鑄金為簡刻玉結篇金樓玉字以明寶文秘於九天之上

服氣鍊形　白氏六帖云齋心受籙服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者望之疑為神仙中人也

杜禍興福　陸法師曰凡道士以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淨為師太和為友大戒三百

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鸞換黃庭　道士管霄霞籠紅鸞一隻遺王羲之請書黃庭經曰此仙鸞也後果飛昇去按埤雅鸞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故羲之好鸞

合大還丹　真僊傳云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唐高宗令劉道士合大還丹成而上之及卒惟有空皮而背開拆如蟬蛻

青精飯　神僊傳鄧伯元王玄甫俱在霍山服青精飯○唐高宗幸嵩山至逍遥谷見室中大都問潘師正答曰中有青飿精　昔城西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飿飯○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好顏色

陶弘景登真訣有乾石青飿飯其法用南烛草汁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毉黑珠食之延年

氷桃碧藕　周穆王集方士春霄宮王母乘鳳輦而來玉帳高會進萬歲氷桃

千年碧藕洞淵紅蘤 音委草榮也○又與葩同 音帕平聲花貌 嵰山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青花白橘 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

姹女黃芽 道書云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於鐺中以大炙之百沸致聖石九兩其中補成姹女 聖石藥名姹女真汞也汞水銀查 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名黃芽 姹俗姹字丑雅切音咤上声 姹女水銀也

河車 陰真君金液丹訣曰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為一體朱雀調運生金花 北方是水東方是木水生木所以合養為一體朱雀南方火也既有水有木則用火以燃火所謂調運水火兼備煉成丹藥則生金花矣

寓形人間 蔣防文云鶴骨松貌泉停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扶桑公陶隱君友矣 逞為師

寄跡法中 韓文公送張道士序云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才寄跡于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

不報長揖而去

講還元篇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也宋真宗召對無夢講易謙卦上問獨講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明真宗悅賜以詩寵其還山

誦度人經　道士章思廉居遂昌壽光宮誦度人經有悟遂默不語踰四十年預言休咎多驗

步虛聲　異苑云陳思王遊魚山聞岩裡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　吳兢樂府解題云步虛聲道家所唱備言縹緲輕舉之美王建詩云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聲

點易　葉法善處州人唐明皇贈詩曰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硃點周易

紫霞黃庭　紫霞篇即黃庭內景經也經曰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閒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變萬神是為黃庭曰內篇誦之萬徧升三天

符籙 黄帝出軍決討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帝寤立壇而請有玄龜啣符從水中出置之壇中道家符籙始此人君詣道壇受符籙始南北朝魏

摘蒲團上語五則

○有客問鮑顛曰坐蒲團後將已前癡情迂態萬種千端放在何處曰都放在蒲團裏問蒲團放在何處曰癡情迂態萬種千端之外便無别處可放蒲團

○客又問未坐蒲團時却在何處坐顛曰未坐蒲團時蒲團却在何處

○客欲分鮑顛蒲團共坐顛曰爾能坐時當以全席讓爾客曰欲暫坐坐顛曰要暫坐是處可坐正不須蒲團

○或問蒲團是何物製就曰割去風魔藤編以忍辱草觧下翠粉籜繫以斷憾縧顛答圓通打成一片安着四大無有漏處

○丁南羽爲羅漢像遠駕唐宋人鮑顛奉牘乞一幅南羽答之曰若要畫羅漢請借居士面孔作粉本顛戲答曰頭乞南羽指上的羅漢若畫顛公面

上羅漢便是依樣葫蘆矣縱然賴公是羅漢化身亦不覥借南羽居士指上描寫也一笑

描寫方外術士

綸巾羽扇鶴氅芒鞋絲縧繫腰葫蘆掛背一雙眼好似懸鈴兩道眉渾如揮劍鬍鬚須上捲只聞毛裏傳聲肌內橫生怜以皮中有路懷揣一條寶劍自誇能遣將驅妖袖藏兩冊兵書漫說可攻城蹈地三十六般變化盡是邪機七十二種遁形無非怪異正是鬼門道上由他過函谷關中無此人

少習兵法長得玄機遁法通神陰謀莫測更能驅神役鬼喚雨呼風抑之掉石飛沙換形變相兼可剪紙為人撒豆成兵憑他勍敵當前轉眼灰消烟滅

宗子相報張助甫曰弟紫霞念切紅塵計蹤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將朝握黄庭暮餐緑雪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於此亦何傷況草木同腐壯士恥之

屠赤水與曾觀察曰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干主無媒歸棲岱岳隆雖不肖願追蹤兩生上則飛肉霄漢次則蛻骨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不能學虞卿遷史窮愁著書齒髮禿落老鑽故紙作蠹魚蠹蟲也

徐嵋雲曰玄虛之教大要以清靜無欲爲主以長生不死爲用其工夫較著而其要歸於儒釋一後世誕妄之徒逃而爲採補燒煉士大夫多溺之夫採補色欲也燒煉利欲也縱情好色曰手求利此貪淫之尤而托言於玄門欺天罔人一至於此乎

指玄篇序

純陽呂祖

予精儒業應試路逢正陽仙翁憫旹指修大道遂棄名利始生疑惑後蒙指出予方省悟再訪聖師登山涉水遊至終南稽首請問根由不責前愆授予太上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及丹房秘訣反覆丁寧告戒命予珍藏密修大道採煉還丹以逃生死入希夷門超長生境予既得聞喜而敬之叩頭謝恩別聖師雲遊塵境誓度百人成道皈奉真風不料世之迷徒只知惡死不肯求生不悟玄機殊昧妙理反生謗毀或有執著而懷邪妄者或烹煉凡水火者或服金石草木者種種癡愚入於迷境及至老死猶不知悔深可惜也予因憐之無能拔濟特作指玄篇一冊留於青城石室之中稽首告天拂袖而去倘後之君子得遇此篇乃三生有緣收吾秘訣務必嚴整衣冠具香花燈水於靜

靜夜面朝北斗致謝高真日遂虔誠感格仙聖自有明師剖訣簡與細微水火進退藥物斤兩明後下手隱身煆煉龍虎大丹脫胎入口接命驅魔剪怪修得三千行滿候詔飛昇逍遙物外與天齊壽與嵩無異也是為序

山公箋

不肖山自揣為山中人久矣山其心并其名而山之誠知予非山則不存山非予則不名今之入山正以存山正以名山也而入山之心始無異但三神山越在弱水外一時不能作蚓仙飛去因隨山而山寄焉蓋真人會合之洞天必多道士可以來真而問道道在則身雖似遯而玄同實契于天此所見山為大地之骨塵緣皆一團尸肉也老子語尹喜曰若欲學道先去五情予在不根安得不借隱身為遺情之符乎昔隱黃岳猶以先人情緣未了遣山入俗塵垢至今蒲團一番盡成虛話今且年當半百霜髩莫摧殘山不還山終將俗死

瓢然而往道或在茲蓋聞道者太上輔佐帝王好生之德其次欲度其家其次才脫其身山謂得脫其身則家不難度而以長生諸人即以佐上帝之德此行於道自有得處不然出處兩無所濟所稱三不朽者盡空玄樞何以名為人人且無當而況乎道山愛道不得不先愛名每每負慚實以無可立于天地間也且山野性成時流難合雖世情日趨未薄而以世外人對之殊難為意叔夜之懶曼倩之謔太白之酣君平之棄世無一不與山合故卒以丹臺玉室為全真之奧宅也何待向平婚嫁畢而後為五嶽遊哉噫藏山于山有道者能負之而走即驂虬駕鹿猶尋常事又何羨赤松黃石之徒耶嗟嗟天高而人深夢今而醒古山骨不凡難夢久冷高朋良眷明眼必自有人聰共醒焉將曰山之為山自若也而以今日之入山為山其次則山即藉入山之意為度世之不死藥山之名或不朽而於三不朽之負慚或可少償矣語云五百年名山

一開茲且華陽之鶴重來會合諸親知請急着眼

閹舍卿斷肉編序

西湖何偉然　仙臞

大地以石為骨，以土為肉，以草木為毛。凡食土之毛，皆肉也。甲拆而斬之，鴻苞而割之，使不得終飽天和地德，皆不忍也。夫不忍則必捐性命以從而後可，我不忍于物，物忍我之立盡乎。若曰大地之毛無血肉也，不見夫種蚶種羊者乎，何土非血肉也。故嘗謂斷肉不如辟穀，周遊清虛之表，逍遙白玉之京，將焉天得清漉，地皆滓，不惟無肉食相并無斷法，省多少橫說豎說，令三千大千橋舌不下，無處著口。如尚住一片血肉場中，極力換作蓮花淨土，縱多手菩薩，安能掃除，不虛費舍卿戒書萬卷手。舍卿閹而笑之曰：何肉之累如此。

飽在齋蒲團上語序

何仙臞

飽顛在黃山坐蒲團七年，凡語從蒲團得者，盡記之。悟者讀焉，曰蒲團上故有

此妙語不知語將曰安用蒲團為看來即坐蒲團人未必能作是語黃冠野衲上焉者借此一片太極圓覺影拾黃婆姹女吞江喂狗之腐談謾過大弟子下焉則托坐亡而深攫金之謀假嘿叅而遂華胥之國腐譚了不可得最下且充酒肉之几筵代風流之茵褥不可言也至于不可言斯為蒲團之辱得老顛此語始覺蒲團為了悟人必需之物但不知予坐其上亦能作是語否今老顛遲予於三茅峯久矣孔子云海內弟兄生死共其歡以蒲團生我乎老顛之蒲團得語而不死予得老顛不死之蒲團或亦可老於山中但恐老顛蒲團不許老矐坐恐老矐亦似嬰兒學語也不若自製一蒲團用虞美人草取其靈通用千步香取其不垢用蔓金苔取其光明用翠藍縷苔取其默化用小草之萆荔取其不痛用招搖之祝餘取其不饑不知得與老顛相似否不相似則同牀各夢正不相干其何以共生死

三教

元城進士董復亨曰青牛西往家尋去聖之蹤白馬東來戶守覺王之印瑤池圓海幾奪儒宮金粟曇花徧延震旦然要皆未登佛果妄慕丹丘廣樂清鳥旣墮魔境祇舍恒沙更落理障而猶高標日月藐薄鄒魯假令殆如何之樹燃無盡之燈真見如來果分混沌則將置儒者於何地哉余嘗譬儒於人譬仙於神譬佛於鬼雖皆宇宙間不可磨滅之物然既立世界而朝仙夕釋是奇相呵旁共人接裾而白日行市也亦大不經足駭矣章丘古號文學之鄉弄紫乘青故不概見歷得蓀光手長春真人余不知其於古竊桃牧羊覔龜辨鹿輩何似跡其鍊神服氣遺關灌骨亦可言蛻骨聲利之中自致寰區之外者焉 章丘志

夫道尚清虛釋談寂滅二家似是流世久矣是以琳宮梵宇其徒日滋雖其爲教各宗一端然類聚焚修上祝 國釐下化愚俗亦 聖世之所不遺也

○張僧繇諸江陵天皇寺畫盧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着儒僧繇曰

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獲全

○釋慧命寄戴逵曰夫一真常湛徹妙[音教]於是同玄萬聖秉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

談仁雕朴改文有無異轍今若括此二門原兹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

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 ○海名天池以納百川者也四水指東西南北四海而言

○又曰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快入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

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蘊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加以識鑒善堅志排塵俗興言

世網屬嘆牽絲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方

應壽八正以味一真六解十纏而未追三惠斯之德也寧不至哉

三教論

自三教鼎立服習各異其宜争執者岐舌聱牙競起牴牾抑知混沌判而三才立人物著而三教分世之有儒不能無釋道猶歲月之有正不能無閏時日之有晝不能無夜節候之有春夏不能無秋冬也一理而兩端異足殊途而歸旨相同原其所始未嘗不可兩存而並是焉粤稽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庖犧以一畫開其先唐虞以十六字神其理歷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煥乎始盛迨吾夫子生膺麟紱玉書之兆為衰周之素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集大成於一身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漱道學之淵源揭生民之耳目木鐸響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尊此儒者之教全體大用所以與天地並立而不朽也載攷竺乾之教自釋迦世尊生具妙相三十二種投身雪山趺坐淨修覺行圓滿遂成佛果摩騰以

經西來而震旦之人始聞其說布火宅之法雲破重昏之大夢以聲色臭味觸法併是聞知識皆為障礙大要在於屏紛華尚清淨貴慈悲惡戕殺與吾儒淡泊寧淨博愛好生之旨頗有合其於孔孟之教殆不相入而相成者歟若彼指樹託姓之李老子當剖脇寤生即皤然翁也隨物感應莫知其極紫氣騰萬丈之輝青牛載三徧之體著道德五千言度函谷而授關令尹喜為千古黃魁之宗夫吾夫子適周問禮嘗有猶龍之羡如古皇先生者不可謂非非常之人也惟是二氏立說宏博濶大未易究竟依其言雖聖人有所不能廢其書而天下未嘗不沿是以吾儒目為異端皆有遺議耳昔李士謙答客三教優劣之問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余意不然夫日者太陽之宗火之精也主生養息德為人君之象故陽德麗於天則百穀草木麗乎土而萬物蕃息焉乃吾儒有位天地

育萬物参贊裁成之功能且世無孔子萬古如長夜擬之爲日不更彰明較著哉余謂白也者儒教似之若夫月者積陰之氣而成水之精也火則有光水則有影雖配日而同其大不能並日而同其明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日所不照則光盡體伏而晦焉乃釋氏以是姓爲宗了空爲本思特地乾坤獨尊無上以矯世然托鉢十方不能去儒而自強猶皓魄之體偸於寒素雖行空摩漢不能去日而自生明也余謂月也者釋教似之至於星珠聯璧絡樞紐於太虛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承兩儀而積耀鍾二氣而垂芒從類以應庶徵之驗石之精也乃道家抱一守真以修養導引之術爲駐年却老之方儲精煉氣洗髓伐毛播儒釋之所未備猶星宿列垣循度布合五行回環燦經緯之文靜涵元氣昭變化之用動運四時會極斗恒並日月而麗天無窮也余謂星也者道教似之元明宗朝

祭酒李木魯翀在翰林時進講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黄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一日闕哉然則三教之緩急輕重不待智者而自辨矣雖然人心至隱不有所醒觸則不攝彼釋老之教固不可以治國而正可以感人其繹金經而闡玉旨現法炬而破貪嗔能以因應果報之説收拾愚頑皈依道法以輔治化之所不及豈非與吾儒以神道設教之意同一功用哉釋老與吾儒皆此性此理也吾儒功業蘊隆體用純於有是得其正釋老宗旨空虛體用推歸於無若得其偏耳質言之則吾儒經濟之處實相勝於釋老精會之則釋老覺悟之處亦可引於吾儒譬周天躔度閏餘置而歲功始成玉燭占年四時叙而貞期甫協法界情區均資利益何必過為憤激欲人其人而火其書予緣俗立教原不絕人與世相容貴予大共從而旌之者

固屬其非排而詆之者亦不為是也自我論之五味不同性調之而至味出焉五音不同聲和之而至音出焉三教不同科極其至而理歸一焉明夫歸一之理則吾儒盡吾儒之道釋老盡釋老之道各行其相神之正庶乎兩得之矣

本邑腐儒伯棠甫章　蔭　漫言

論佛

陳繼儒

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朝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温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為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廛能乎賴彼教設為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為披緇托鉢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為誦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遊能乎賴彼設教為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往心易熾則苦行以煉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往往間出神

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為捨無非善巧方便至於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於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藏僧於僧乃所謂藏天下於天下也三代以後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為之區處而家為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彼而為我亦不能我而為彼亦不易其所以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

天都外史評　清淨者儒之髓佛之源道之宗也非儒無以任衣冠文物非佛無以收鰥寡孤獨非道無以分佛家之勞三教合而斯世享清淨之福於不窮矣

諸經題目畧指序

濟洲道人宋晉 字全初

儒教之發祥于東山佛經之輝耀于西土其來久矣惟是傳習之難易而效驗之大小愈遠而愈失其真也何以言傳習之難易蓋儒經自秦漢以來家知戶誦即遭焚坑之慘不能驅除萬一此流演之所以極其盛也何以言效驗之大小昔闞澤有言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祖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豈虛語哉未老佛之徒出為彌近理即斥之謂異端矣議論相參是非不一其孰從而定之然而崇尚敬信者能幾何人漢唐以下迄於今釋教之修行得道者往往不乏考之五燈會元記載甚詳總之信心信理為第一義且大學以修身為本其意誠心正行乎前而齊治均平驗於後中庸以天命率性修道為教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不外乎中和之氣順一體之心正而能善是也語孟二書闡揚仁義不離一箇志字所以能知言養氣

至於五經無不皆然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到諸經

之要豈外是哉余不佞向得從事於翰墨留心有年歲癸酉以陵工案下理同難

諸善就於福堂中相為啟建華嚴諸藏寶經保祐皇圖鞏固奉祝聖壽

無疆延請蜀僧唐心僧指示玄教虔修頂禮者四十九日而道場之事始竟乃

得朝夕聆略淵微開余茅塞醉余夙聰余因是而知佛法之罕於宣揚恐人心

之迷於大道世界空虛菩提難登深可殷憂仍命心僧將諸藏經大義畧為

指點各自註釋俾尋蹤覓跡者預有頭緒然與儒書之講解更多吻合也

余僭為刪訂共成一帙付之剞劂氏以廣同志好道之誠不負忠君愛國之誼庶

幾佛教通儒教之理方信其於儒修即佛修之義始明或亦作成之一少助云

下理 理、理刑之官也言身下問理處

福堂 獄曰福堂言人至此反躬修省可轉禍為福也故名福堂

唐心僧 唐俗姓心僧禪師自懷之字也

論語頌弁言

来斯行

道之不明起於耳食者謂儒與釋為二而其臆決者又謂儒與釋為一也夫圓顱而方袍者釋也峩冠而博帶者儒也較然異矣及其擊之而痛爬之而癢儒與釋曾無以異也無以異而中分之曰此為儒者之痛癢此為釋者之痛癢儒與釋未有不兩笑之者則得其所為痛癢之處而一之者亦不立又何有于二何也吾人之生惟是痛癢之處為不言而喻不約而同而他所謂儒與釋者皆外加之名也然非真受痛癢之人終不能道痛癢中事故談道者體道而談道者乃為二矣談道者如楚越異鄉其語中州之語強以為同而其音韻終不相合即人諾人唯亦僅得其槩而不甚習也體道而談道者如楚越之人各自言其鄉音隱顯輕重耳聆心會旁觀者竟不知其言者何言而解者何解也故言人之痛癢者官語也而自言其痛癢者鄉音也

鄉之音惟鄉之人自知之吾之道寧不待同道之人而後知之哉余與行之下讀張
子韶論語絕句以為未暢厥旨遂隨意歌詠之間即以古語得若干首題曰論語頌
要之皆鄉音也其為官語者必識而却走不以為鄙即以為誕而其同我之鄉音者
又未必其比肩而是也知而能信我且聽之若曰此為釋氏之旨則非一非二吾辨
之固已矣

三教圖引

公安袁宏道中郎甫著

三教之說從來爭執無定以其有異有同也余以為彼既得其究竟之同便不必問其取途之異譬如往京師東人往南人往西人亦往其取途雖異而至京師則同也此非余之臆見也魯論嘗有之矣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又偶答儒釋

袁中郎

或問儒釋之異同余曰孔子是有福人之聖人佛氏是無福人之聖人不見世人得時則談孔子失時則談佛氏乎

儒忠恕釋慈悲道感應三教同心理自如是正不必別分門戶也

元孛术魯翀子帶 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

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戢耶對曰黄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
世其可一日闕哉上大說